

第一百四十冊

卷二百六十四

異聞一

卷二百六十五

異聞二

卷二百六十六

編纂始末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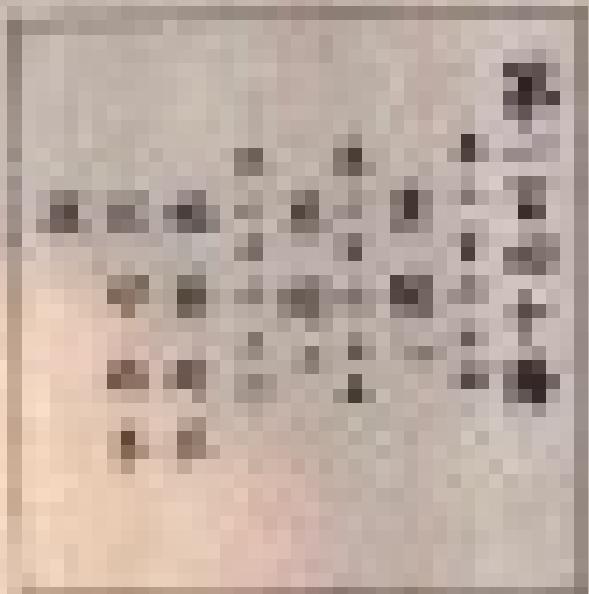
校印始末

新纂雲南通志

盧

漢頤





新纂雲南通志卷二百六十四目錄

附錄二

異聞一

周

漢

三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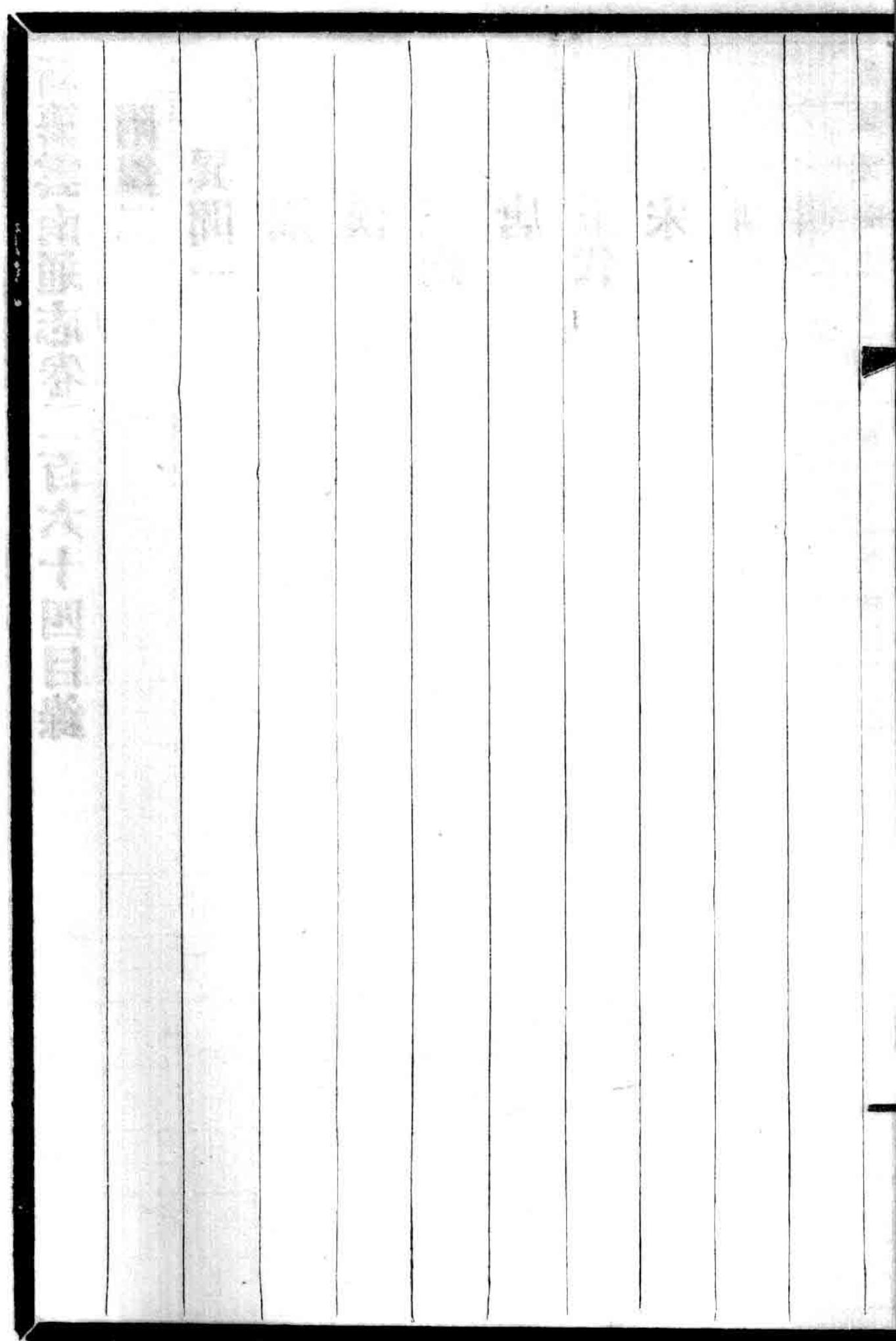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新纂雲南通志卷二百六十四

附錄二

異聞一

舊志列異聞一門詳錄兩爨白子麼些僰夷諸種習俗有近以意造作者茲概從刪削又各地採訪所得其有不可以常理喻之事蹟按其時代分別編錄如次

周

周宣王時西竺有國曰摩揭提王曰阿育三子長福邦次宏德季至德王有神驥一其色如金三子皆欲之王意欲與季而患其爭乃以轡私授至德縱驥東馳命三子曰捕獲者主之三子各部衆追至滇池長子意馬飲滇池伺而邀之不獲仲子意馬必至甸中亦不獲至

德追至東山松林中以轡邀之馬見轡而就遂獲焉王思滇遠恐不得歸遣舅氏神明統兵以援將歸哀牢彝阻道不返既沒福邦爲碧雞山神宏德爲巖頭山神至德爲金馬山神今安甯有龍馬跳澗山并草溪井龍馬河即其所經之地石上蹄跡深尺許

康熙志

漢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常璩華陽國志云）捐所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與從人嘗止於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竹存焉

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

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群柯太守吳

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

神是也

後漢書西
南夷傳

康熙志云今通海有竹王祠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

道光志案常璩華
陽國志作沙壺

居於哀牢山嘗捕魚水中

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姪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

隆

後漢書西南夷傳
案常璩華陽國志作元隆
道光志

舊雲南通志云其九子曰眉附羅曰牟苴廉曰牟

苴諾曰牟苴酬曰牟苴篤曰牟苴托曰牟苴林曰牟苴領曰牟苴閃

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云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爲父所舐而黠舊雲

南通志云嘗有天樂奏鳳皇棲五色花開之祥後漢書西南夷傳云

遂推以爲王後哀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弟兄皆娶

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紋衣著尾

道光志案華陽國志云衣後著十尾

九

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處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
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常璩華陽國志云南中昆明祖之故
諸葛爲其國譜也

三縫華陽國志曰通道度州度瀘得蛤縣有長谷名時坪中有石豬
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豬於此一朝豬化爲石迄今夷不敢

往牧

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

昆明池有塚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嘗違父語若東
則西若水則火病且死欲葬於陵屯處矯謂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
死渾泣我今日不可更違父命遂葬於此據盛宏之荊州記云固城

臨洱水洱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人葬旁墓將爲水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其墓又云一女嫁陰縣恨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於渚下磧上恨子曰我由來不聽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塚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

段成式西
陽雜俎

三國

諸葛亮入南中從征者冬暮思歸乃各與一瓢枕曰臥枕此即抵家從之果然達旦仍在軍中惟不用命者終不能歸又嘗有炊釜自隨不炊自熟以防不時之需舊志後人破視之釜底兩層上下有水火二

字

雲南府志

唐

唐初高氏女年十三尙不能言其兄從軍東川三月不歸女一日忽語嫂曰兄缺食我往餉之家喜其開口戲應之曰汝將裹飯去女果行家人笑躡其後至盤陀石下入水洞而去覓之不得衆方驚怪未已女忽至謂家人曰兄一旅之衆皆已飽矣且言軍中地形事勢其嫂不信謂東川距此二千餘里安得即至不知其有神力也乃以衣授之曰汝送與兄取其垢衣來自是送餉日以爲常女常牧一白豬一日謂家人曰軍回矣遂騎白豬化爲象騰空而去舊志

阿甯東川人唐武德初牽牛過州牛舐地出鹽泉即大界井是今清濁福邦鹽泉神祠左即井跡右塑阿甯牽牛像

安寧州志

當洱水初洩時林藪蔽翳人無敢入有一鶴日從河岸行人尾其跡始得平地故大理又名鶴拓今南橋作雙鶴以示不忘也

舊志

釋迦如來將心宗傳迦葉付金縷衣以待彌勒出世入涅時遺囑云
我涅槃百年後有白飯王孫裔阿育王者集成教法收我舍利後迦
毘羅國生阿育王既長見釋迦遺語會同當日聞經聽法之天龍八
部護法神祇集成教法王將正果乃造塔于天上人間龍宮海藏供
養佛之舍利一日王與師優波鞠多點視其塔至白國陽南村造塔
所乃問師曰此國山青水秀有何靈蹟師曰此處古稱靈鷲山釋迦
如來爲法勇菩薩時觀音爲常提菩薩時在此地修行常提菩薩求
法慇懃法勇菩薩將無上菩提心宗在此盡傳後來觀音菩薩當來
此處去怪建國王可令太子鎮此地王有三子遂封孟季于鄆鄆封
仲子驃信苴于白國王乃升燄光天告天王曰乞遣天官尊而賢者
下降白國神助吾子鎮國治民遂與師同往碧溪山入寂焉驃信苴

號神明天子即五百神王也傳至十七代孫仁果漢諸葛入滇賜與姓張至三十六代孫張樂進求朝覲入貢上封雲南鎮守將軍唐貞觀二年天師觀星奏曰西南有王者起上命訪之有細奴羅者出遂

爲白國王

白國因由

觀音初入大理國示現第一 隋末大理人民盡受其害唐貞觀二年癸丑感得觀音大士從西天來自五臺峰而下化作一老人至村中探訪羅刹及羅刹希老張敬事實村中人民一見老人如見父母無不敬愛備將羅刹剜人眼食人肉種種虐害事從頭告知老人老人慰衆云羅刹父子數將盡矣爾等不日安樂慎勿憂懼然不可輕露此言露之恐招其害衆答曰但得彼父子數盡雖不敢過望惟求混度餘年耳老人遂于聖元寺前趺跏而坐手內忽現珠寶并有二

童子侍立一人手執如意一人捧圓鏡前現白象鼻吐蓮花左有犬
鹿右有黃馬村人負齋供奉老人老人彈指說法開示衆人村中男
婦愈加恭敬如兒女依從父母朝夕奉教不忍相捨五台峰之佛出
場即觀音化現處至今屢放祥光

觀音化身顯示羅轡第二 觀音大士探知張敬是阿育王之後張
仁果之裔爲羅轡希老此時羅轡爲害張敬亦無之奈何但當日與
羅轡來往者惟張敬一人觀音遂化爲一梵僧主于其家知張敬與
羅轡厚交便于引進故也張敬見觀音溫柔慈善甚敬愛之旬日之
後進言于羅轡曰我家來一梵僧自西天來容貌端好語言殊妙眞
爲可敬今欲他往我再三留之羅轡聞而歡悅即令張敬引來相會
一見梵僧心生敬愛款待甚恭凡出入起居不肯相離即以人眼人

肉爲供梵僧曰我受淨戒不食此物如食之即爲犯戒他日受無量苦報羅饗聞說善念忽生乃曰長者至我家不食我飲食我心不安欲與我要何物我當如命僧曰我出家人要個甚麼若王相愛只賜安樂處地方一塊結茅居之不識王意如何羅饗曰如此則不難但不知要得多少來的僧曰只要我的袈裟一鋪我的犬跳四步就足矣羅饗乃笑曰太少了太少了任意去任意去梵僧遂作禮而致謝之

觀音乞羅饗立券第三 羅饗既慨然以地許觀音則未識觀音大神通力越數日乃告羅饗曰昨承大王憫僧遠來慨然賜地若是據占恐招王怒以我自思求立一券以爲定準方敢以袈裟鋪之白犬跳之可永爲遵守也羅饗曰長者太過于小心矣袈裟一鋪犬跳四

步之地無多地方我既與之矣長者何必多疑羅麟雖如此言是袈裟未鋪犬未跳而以爲少也小也觀音恐鋪之跳之羅麟不允因此再三求其立券而後已又轉求張敬曰前承在中作美王既賜地僧以爲無券則難免後日之反悔僧心不安乞再代懇賜券爲憑敬又奉其言復與羅麟曰前蒙大王賜梵僧地吾信以爲王無悔矣獨異梵僧以爲不立與他地券則無憑據不敢占地懇王立與一券羅麟曰梵僧既然過慮立券不難于是觀音即延羅麟父子請主人張敬并張樂進求無姓和尚董尹趙等十七人十二青兵同至上雞邑村合會寺料理石硯石筆石桌至海東將券書于石壁上今存其跡觀音誘羅麟盟誓第四 觀音與羅麟立券後復回合會寺將石硯石筆送與靈昭文帝今石硯石筆在上雞邑村西合會寺之北石桌

送在楊波遠今石桌見在楊波遠村上斯時觀音告主人張敬曰券雖已立然恐羅轡之心叵測不爲萬全之圖不可我願彼父子對衆立盟纔爲定準敬答曰羅轡父子心果然叵測誠不可不令盟誓也于是婉告之曰蒙大王賜梵僧地此大王厚恩矣既已立券而孰知梵僧小心過疑欲再求大王立盟誠爲過慮也羅轡笑曰梵僧何必如此過慮敬曰自我思之既蒙大王賜地又與立券已是實心何妨再與立盟使他無疑足見大王愛梵僧之德意羅轡信之遂往榆城西蒼山下對衆立盟曰天地聖賢護法鬼神在上我父子對衆立盟送地與梵僧任其袈裟一鋪白犬四跳此外梵僧不得復求我父子不得反悔如有反悔我父子墮落陰山永不能見天日護法天神作

證梵僧合掌稱讚今教場西大石版者即羅轡盟誓處今人于此解

結焉

觀音展衣得國第五 羅麟隨觀音至海東觀山青水秀見石窟魚
窩十分歡悅乃憑張敬并建國皇帝大護法等遂令靈昭文帝秉筆
將券書于石壁之上回至海西又對衆盟誓已羅麟父子以爲些小
地方不以爲意只知與梵僧親洽相忘于爾我又何嘗計較地界之
多寡與得失也時刻聆受開示皆忘其食人肉剜人眼漸生善念若
有不復爲惡之狀此時人民咸相謂曰美哉羅麟父子得梵僧勸化
不復爲惡矣父呼其子兄喚其弟俱向前感謝梵僧并建國皇帝靈
昭文帝之威力有來奉酒饌者又有來獻茶飯者梵僧慰衆曰好矣
爾等大王父子爲善了自從今日後不復爲惡食人肉剜人眼了爾
等安樂之日至矣各自向善務業不必猜疑還如前日之爲害也村